

封面题字 李 铎

封面设计 陈 希

株 洲 文 史 第 七 辑

印 刷，醴 陵 市 印 刷 厂
出 版 日 期：一 九 八 五 年 九 月 三 日

· 内 部 发 行 ·

《株洲文史》第七辑

目 录

前言

- 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李 觉 (1)
- 抗战时期株洲见闻……………叶炳吾 (9)
- 株洲县域沦陷前后纪略……………陈纪洋 (16)
- 日寇侵占醴陵始末……………彭增信 丁亚平 (32)
- 攸县沦陷时期的县政府和游击队……………欧阳实 (39)
- 田园沦落于戈后……………吴昆 谭定祥 (44)
- 接受湖南日寇投降记略……………陆承裕 (50)
- 株洲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损失统计……………刘竹安制表 (56)

抗·日·救·亡·活·动

-
- 四十四军在攸县、茶陵地区抗战亲历记……………邱正民 (58)
- 四十四军在茶陵……………陈述祖 吴昆 (69)
- 狗子岭大捷侧记……………李匡世 (79)
- 八角寨争夺战……………陈述祖 (81)
- 从“横展社”到延安……………谭树德 陈扬名 彭兆梅 (85)
-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溁田基站的回忆……………蔡力平 (104)

攸衡边区青年学生服务队.....	单来源(108)
攸县新市青年学生队.....	罗乃文 罗新初(111)
株洲战时部分中小学的爱国教育.....	郭子凡(115)

八路军三五九旅过株洲

途经株洲县县境.....	苏其华(118)
途经攸县县境.....	龙金玉(120)
途经茶陵县县境.....	谭定祥(122)
子弟兵回乡.....	潘南(123)
途经醴县县境.....	戴安儒(124)
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125)

人物志：记爱国艺人徐柳仙女士.....	刘邦选(127)
---------------------	----------

血泪斑斑

日寇在朱亭的暴行.....	谢元龙 曾广诚 谢石山(136)
段家老屋的一笔血债.....	陈续平(138)
泗汾沦陷时的见闻.....	王泽生(141)
日寇蹂躏下的溇田.....	陈燕熙(145)
在日寇铁蹄下.....	谭运湘(148)
在当“苦力”的日子里.....	杨择业口述(151)
一个夫子的遭遇.....	刘朱生口述(158)
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	李文耀等回忆(161)
虎口余生.....	杨洪生口述(164)
伤疤.....	姬长林(166)

战·时·社·会·生·活

- 攸县日伪维持会……………陈颖虬 贺惕谈 吴达(168)
从一个侧面看国民党的抗日……………李文开(173)
抗战时期攸县的征兵与征粮……………蔡海安(184)
国民党的兵役暴政……………苏文贤口述(191)
战时攸县盐荒……………谭运湘 何正平(201)

小 故 事

- 神枪手单枪退群寇……………蔡桂荣(144)
蔡复兴引兵报深仇……………蔡桂荣(203)
谭雄夺枪 小队长毙命……………陈颖予(204)
水淹鬼子兵……………陈颖予(140)
三天县长黄子朝……………李匡世(205)

外 埠 史 料

- 太行山下国共合作的游击战回忆片断…周 藩(207)
“八百壮士”历险记……………陈岂凡口述(215)
在缅甸抗日的艰苦征途中……………陈德明口述(233)
远征缅甸抗日纪实……………丁涤勤(243)

读·者·编·者·作·者

- 关于《对“汤翰中游说‘忠义救国军’为三五九旅开
道”一文的意见》的意见……………汤甲真 黄杜夫(258)
稿 约……………(262)

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

李 觉

一、第七十军在长沙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夏秋，第七十军曾在南浔线庐山战役阻击沿南浔铁路南进的日寇一〇六师团，第十九师（军长李觉兼师长）苦战四十余天，阵地虽然守住，但因伤亡惨重，奉令交防，撤至靖安休整补充。德安失陷后，十九师未待补充完毕，又奉令担任修水南岸守备。此时，第一〇七师由三战区拨归七十军建制。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寇进犯南昌，第七十军两个师在安义、靖安、奉新之线侧击敌人。南昌失陷后，第七十军调长沙、浏阳间地区整训。军部驻普迹，第十九师分驻老女桥、永安市附近地区，第一〇七师驻普迹、镇头市间地区。部队已疲惫不堪，缺员甚多，奉令整编，各师废旅，由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另由九战区长官部一个新兵团拨编到一〇七师。军部成立一个志愿兵团，由第十九师五十六团副团长陆承裕兼代志愿兵团团长，招募了新兵一千五百余人，补拨给第十九师。各师兵源虽已得到补充，但战斗实力却较整编前有所减弱。各师原有的步、机枪多是陈旧的汉阳造，每步兵连只配轻机枪六挺，每营只有重机枪四挺，八

二迫击炮两门，军、师都无炮兵部队。

第一〇七师原系湘西土著部队暂编第十二独立旅李国钧部及暂编第十三独立旅杨永清部合编的，故官兵素质和战斗力都比不上第十九师，尤其缺乏对日作战经验。整编中曾将第十九师两个少将旅长刘湘普、周昆源调一〇七师三一九团、三二〇团任少将团长，对部分营连长也作了相应调整，使该师素质有所提高。为了提高全军连排干部的作战指挥能力，由军部成立干部训练班，以第五十六团副团长陆承裕为军官大队长，分期轮训。不久，湘北会战开始，遂将教职员生遣调原部参战。

二、会战前敌我态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弃守后，岳阳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失陷，从此湘北门户敞开。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曾以新墙河亘九岭之线为第一道防线，以汨罗江南岸沿线为第二道防线，构成为湘北防御体系，薛岳曾吹嘘为敌人不可逾越的“薛伯陵防线”（薛岳别号伯陵）。当时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辖三个军担任主阵地带的守备，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师守新墙河沿线，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沿线，彭位仁的七十三军在汨罗江东南建设预备防线。在此防御地带以东亘幕阜山脉湘赣边境还有第七十九军，王翦汉游击纵队（相当一个师），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两个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的两个军，在湘鄂赣游击区又有樊松甫游击总指挥的五个游击纵队（相当五个师）。由九战区直接控制在长沙附近地区的有欧震的第四军、李觉的

第七十军、张衡的暂二军、新六军等四个机动兵力军。如指挥有方，调度得当，是有可能予日寇以歼灭性打击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九战区通报各军：“日寇正在通城、临湘、岳阳等地集结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等几个师团及独立炮、工兵旅团等等，判断敌人有进犯湘北企图。同时南浔线之敌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一〇六师团亦在沿线集结兵力，企图不明。”九月十四日，南浔线敌人突然分向我第十九集团军所属修水、靖安、奉新、高安等地部队，发动猛烈进攻。第四十九军、六十军、七十四军以及川军七十二军、五十八军都先后投入激战中。连日湘北前线却平静无事。此时，代司令长官薛岳被南浔线敌人的佯攻行动所迷惑，对敌人进攻湘北没有先期作出调动部队的部署，处于“敌不动我亦不动”的相对静止状态。

三、第七十军在会战中的战斗概述

九月十八日拂晓，日寇向新墙河北岸的五十二军前沿阵地猛攻，激战至二十日，前沿阵地陷于敌手，守军官兵大部牺牲。随即，新墙河南岸的主阵地带受到日寇步、炮、空全面猛攻，情况紧迫。薛岳急电第七十军立即出发，限于从九月二十二日赶到浯口集结待命。在此之前，薛岳未下达七十军应作备战之指示，但军部在湘北战争开始打响以后，即已主动规定各师备足粮弹及救护医药，准备战斗行动。每个士兵均已灌足口粮袋（可供三天之用）。尽管如此，“立即出发”的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各师驻地分布在二、三十华里内，部队集结需要几个钟头，至于电话线路的拆收、军官

训练大队的解散等等，也需要时间。所以军部只得规定各师应在午后三时左右分地段集结完毕，四时开始行动。从普迹至浯口约为三十公里，沿线公路、古驿道均已彻底破坏，大部队夜间行动很困难，白天有敌机频繁侵袭。因为情况紧急，也顾不得这些了，军部硬性规定各师应不顾疲劳，兼程疾进。二十二日午后三时左右，第十九师已到达浯口附近，第一〇七师先头团亦已达到，其余正跟续疾进中。此时，关麟征总司令告知，新墙河防线危急，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主力已向新墙河增援。薛岳急令第七十军务必星夜接替第三十七军所遗营田（不含）以东沿罗江南岸巨新市街（含）之线守备任务。军部乃令第十九师以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六团接替营田（不含）至归义（不含）之线守备，第五十七团为军预备队。第一〇七师担任归义（含）巨新市街（含）之线守备。师部位于归义东南之董家墩附近。军部率第十九师师部及第五十七团在牌楼铺附近。从浯口至归义、营田间地区，尚有四、五十里行程，所以各部必须继续星夜兼程前往接防。二十三日拂晓后，我军各部队正逐步到达指定地带，第三十七军守军已先日撤走支援新墙河战斗去了。二十二日晚，敌人从洞庭湖调集橡皮艇进入营田附近水域，二十三日拂晓集中炮火猛攻营田，九十五师营田守军伤亡颇重，营田陷落。我军以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之一个营支援九十五师向营田反攻，未能奏效。中午，新墙河守军全线溃退，午后，敌前锋已抵达东塘、归义之线，与我第十九师和第一〇七师部分守军发生前哨战斗。二十四日从拂晓起，我军阵地全面受到敌人猛攻，十九师五十五团东塘阵地失而

复得，第五十六团右翼第三营战斗亦很激烈，颇有伤亡。午后，成相持局面。此时，敌人的主攻力量已集中猛攻归义第一〇七师三二一团阵地。汨罗江以北友军已全部向东南溃退。归义地处汨罗江中段的要冲，日寇如占领归义，即可沿岳长铁路南下，故敌集中飞机大炮，向我阵地狂轰滥炸，把阵地工事全部炸毁，继之以肉搏冲锋，归义遂陷入敌手。该师长宋英仲令第三二〇团掩护三二一团组织反攻，该团团长李标率部三次冲锋反扑，曾夺回过两个山头阵地，但李团长欠缺对日寇作战经验，在反攻受挫时，不能当机立断，迅速撤退，仍将部队停留在敌人火网下，以致伤亡累累，团长李标亦受伤离开战场，敌人得以沿铁路南下白水，使军部所在地牌楼铺受到攻击，第一〇七师全部不得不后撤。第十九师之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却因来不及撤退，被截留在敌后了，与军、师部都失去了联系。第十九师师长唐伯寅指挥第五十七团及军、师直属部队阻击敌人，掩护军部向神鼎山以东转移，激战至晚，军部接薛岳电令：“第七十军应迅速脱离敌人，撤至株洲以南从淞口、关王庙亘醴陵之线沿淞江南岸设防守备。”此时，第一〇七师归义和新市街等地部队均已撤出战场向南行进，并已获知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已摆脱敌人，正向福临铺运动中。只有五十六团还在铁路以西，联络不上，情况不明，但亦没有听见激烈的枪声。该师师长唐伯寅率第五十七团在福临铺等候这两个团的到达，并分批派人过铁路西与五十六团联系。二十五日拂晓前突然在白水方向发生激烈枪声，两小时后又趋沉寂。七时左右，第五十六团少校团附蒋孔亮飞马来福临铺报告，说该团已安全转移至麻林

桥附近。事情是这样的：二十四日午后三时起，该团阵地前已无敌人进攻，团长王道纯决定将阵地放弃，集结兵力向牌楼铺方向支援军、师部作战。部队集结后应如何行动，有不同意见。团长认为朝有枪声处应援师部不会犯错误，也就是说与敌人并列南下。副团长陆承裕认为时近黄昏，牌楼铺的枪声已不再如以前的激烈，军师部控制的只有五十七团，是不可能阻挡敌主力南下的，必然向铁路以东转出外线，才有行动的自由。如果我团与敌平行南下，仍然是内线作战的不利态势，不如利用黑夜横插铁路以东，与师部同一个方向转出外线作战，而且这一行动还可起到侧击敌人后续部队的作用。营长们都同意陆承裕的意见，团长最后决定让陆承裕率领第一营（营长徐国斌）即刻出发，往白水以南地段在铁路两旁山地占领阵地，掩护团主力向麻林桥转移，再向福临铺方面与师部会合。

凌晨四点，团主力刚越过岳长铁路不久，第一营警戒部队发现敌数百人，正沿白水以南铁路南进，其后尾马匹甚多，原来这是一支敌人运送弹、粮的辎重部队。陆承裕要徐国斌沉住气，不要过早射击，等敌人到达山口时，步、机枪、手榴弹一齐攻击。此役敌先头步兵百余人进退不得，一部分冒死南进，其余掩护运输队仍退回白水。时天色渐白，第一营迅速撤至麻林桥。在这次战斗中，该营夺获步枪五支，毙伤敌人甚多（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清扫战场），随后有敌机十二架，沿铁路扫射、投弹，因该团已远离铁道，没有伤亡。

至此，全军已脱离战场，急向株洲以南地区撤退。二十七日下午，第十九师已到达淅口至关王庙之线，第一〇七师

已到达关王庙（不含）至醴陵（含）之线；沿渌江南岸选择阵地，赶筑工事。

此时，薛岳长官部指挥所早已由长沙撤至渌口以南的朱亭，长官部参谋长吴逸志率其他大部人员则从衡阳二塘撤往耒阳。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所属各军亦已撤至株洲、浏阳及醴陵间地区，长沙城仅留第四军。由此可见，薛岳已决定放弃长沙，而不再是“在湘北逐次抵抗，诱敌到达长沙附近在捞刀河间地区包围而歼灭之”的作战方案了。长沙地区亦无其他军队，日寇除在牌楼铺与我军有过激战外，二十八日窜至永安市、上杉市、捞刀河以北桥头铺等地停止前进。日寇达到大扫荡、大掳抢以及奸淫烧杀之目的后，二十九和三十两天自行撤走。在敌人撤走两天之后，薛岳代司令长官下令跟踪追击，敌我各自回归会战前的位置后，又相安无事了。这就是我所回忆到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概略情况。

四、第七十军会战后的总结

第七十军在这次会战中是从九月二十日黄昏前以星夜兼程的急行军，跑了三昼夜，官兵在疲惫仓促中与日寇激战了两天，二十五日以后奉令南撤，又是星夜兼程跑了三天两晚，打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疲劳战，劳而无功，颇不值得。全军共死伤团、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第一〇七师较十九师伤亡大，该师三二〇团团长李标负伤后，被长官部以“指挥失误，作战不力”撤职。据说李标原是薛岳警卫，随着薛岳飞黄腾达，他是从排、连、营长升到长官部的补充团长调到七十军来的。他来自长官部，故撤职后仍回长官部去

了。受奖的有十九师五十六团副团长陆承裕，获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奖状及奖金二百元，还有三个营、连长也受到陆海空军乙种一、二等奖章。

这次战役原来的名称，长官部统一规定为“湘北会战”，夸张为“湘北大捷”。后来吴逸志从耒阳回到长沙，经过一番精心布置，重新拟订了《长沙会战的指导方案》，长官部召开了有军、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会战经验，又改“湘北会战”为“长沙会战”，夸为“长沙大捷”，以适应长官部新订的作战方案精神。前面已经叙述过，会战一开始，薛岳对情况判断就有错误，对湘北之战如何打法是迟疑不决的，新墙河防线吃紧时才调七十军兼程驰往浯口集结，旋又令接替三十七军汨罗江防线守备，其实新墙河防线溃退局势早就形成，长官部的指挥是忙乱失措的。汨罗江防线突破后，长沙以北六十里地区成真空地带，所谓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只是后来虚构的，以掩饰溃退。尤其可笑的是：他们还编了个《新战长沙》的戏剧，在大会期间演出，把吴逸志塑造成诸葛孔明，登台点将，各军长挎腰刀应“有”，弄得大家脸上发烧，啼笑皆非，同时，湖南各报一片祝捷之声，薛岳、吴逸志等人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还洋洋得意，恬不知耻！

陆承裕执笔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抗战时期株洲见闻

叶炳吾

株洲地处粤汉、浙赣两铁路的交会点，又得湘江之便，逐步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大批谷米、牲猪、木材都要经过这里转运各地。田心机厂、董家墩兵工厂、荷花墩汽车制造总厂、贺家土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相继在株洲建厂，南京、上海的公私企业亦纷纷来株洲购买地皮。株洲发展很快，由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小市镇，人口增至十万人以上。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争爆发后，难民纷纷拥至，人口剧增，商业和手工业亦出现了畸形繁荣，但是，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便接连不断地遭到日机轰炸，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居民们往往是除留一人看家外，每天早饭后便带饭菜下乡，下午五点后回街营业，天天如此，习以为常。原来在株洲兴建的几家工厂，有的停建，有的他迁，株洲顿时冷落下来。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进犯湖南，再经过长沙大火，人心惶惶，此刻株洲所有的居民纷纷逃难，我家也迁到株洲郊区，由于战局一天天紧张，感到市郊不安全，又逃到浏阳西乡的山冲里。十月，日寇还在新墙河以北，为了生活，我仍回株洲重整旧业。

一九三九年秋，由于日寇盘踞湘北，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很大，于是征集民工进行破路。粤汉路株洲至长沙段，在长沙大火后，沿线铁桥已经拆毁，不通车了，但是铁轨未搬走，路基未破坏。经过这次破坏，株洲至渌口一段，拆掉了古大桥铁桥，铁轨未拆，不能通车。浙赣铁路彻底破坏。株洲至长沙的大路，亦变成窄狭的小路了。粤汉铁路从广州方向南来的车，以渌口为终点，渌口呈现短暂繁荣。

经过破坏铁路之后，株洲已失去交通重镇的地位，市场更加萧条，人烟更加冷落，交通运输又恢复了古老的方式。萍乡人杨老六在株洲开设运输行，由湘潭去江西的药材、棉花、生漆等物资，都用船运来株洲，由杨老六的运输行雇工人用江西独轮车运往萍乡、宜春、樟树一带，回来时，从江西芦溪运纸来株洲；而此时株洲的箩业、码头工人正处于失业状态，所以他们就承担了此项运输任务。失业多年的轿行工人，业务格外繁忙，去江西、浏阳一带的客商，多是雇请轿夫，乘肩舆而往。株洲交通，退回到原始状态。

一九四一年阴历八月，湘北前线紧张，曾经沉寂了一些时候的敌机，又开始在株洲大肆活动，我们一家，又搬往乡下居住。八月初六日（阴历），敌机日夜在株洲镇和郊区低空盘旋，连屋瓦都掀动了。傍晚，日寇已到株洲，我们全家又向更偏远的婆仙冲亲戚家逃难。同时逃到这里的，有我们兄弟叔伯的家小，但令人担忧的是饒吾兄的家小虽到，而他本人居株洲镇内老家未逃出，吉凶未卜。下午，他才来到婆仙冲。原来他家小走后，初六日傍晚他才离家出走。此时，日寇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他家附近了。他从屋后翻山由小道

去婆仙，刚爬上山，两挺机枪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原来这里是日寇的机枪阵地。一个日本兵端着步枪向他冲来，另一个徒手日本士兵也同时走过来，在他的身上搜索了一遍，把他端详了一阵，见他身穿旧布长衫，手提布袋，袋内仅装几本书和旧衣服，便挥手示意要他走。他急忙离开山头，天黑地暗，怕再次碰上敌人，到处转绕，三十多里路程，竟走了一日一夜。

在婆仙冲里住了两天，不断有消息传来：宋家桥一带，打死了几百名国民党军队，有谁家的某人被日寇掳去等等。初八日上午又传来消息：日寇在株洲没有停留，现在已撤走了。喜出望外，人人称庆。

初九日一早，我爬上婆仙大山，一边打听一边往回走，到宋家桥一带，果然路旁山头到处都摆着国民党军队的尸体，其中也有老百姓的尸体。宋家桥的桥底下，跌死一匹日军的战马，马肉已被人割去，骨架犹存。在通向株洲的大路上，往日行人如织，现在没有看见一个人影，从石子头上面尼姑桥经过时，桥下又有一匹日军遗留的死马，溪中细水为之断流。一到株洲，街上空无一人。当天，我仍回婆仙冲。半个月后，率家小回株郊住下，我则重回株洲再理旧业。

此次日寇犯株，是八月初七日早晨到达宋家桥一带，与国民党军队暂编第六师的一部分挖战壕的新兵相遇，这些新兵是抓来的壮丁，未经训练，尚无战斗能力，一遇日寇骑兵还来不及进行有效抵抗就被冲散，以致宋家桥一带尸横遍野。九月初，这批牺牲的战士尚无人收殓，尸体开始腐烂发臭，以致数里之外都是臭气熏天。后来由乡绅言伯夔先生首倡，

在农村按田亩收集部分谷物，在株洲募集部分现金，共收集尸体三百余具，埋在荷塘铺大路边一块公地上，有墓碑，有石围。因年久失修，现在除墓碑外，其他墓石已荡然无存。据统计日寇此次犯株，杀死军民共一千五百六十九人。

一九四一年，株洲至渌口的古大桥修复了。铁路的终点由渌口延伸到株洲。但是，火车只能通往韶关，由韶关至广州段不通，株洲又有一点起色了。此时，日寇仍在新墙河以北，商业重心在湘潭，株洲仅仅是运往韶关、江西的物资转运点。去江西的物资仍靠人力车运肩挑。株洲的街道，原已变成一片焦土，现在，在堤升街、正街和建宁街等废墟上，陆续兴建起一些简陋的铺屋。各行各业萧条冷落，只有粮食业运黄豆去韶关的业务正在兴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株洲沦陷了。饱受灾难的株洲人民又四方逃难了。我雇请了两艘小木船满载货物和家小，与裕大南货店老板余济川二家同行逃难。由易俗河向涟水上游进发。船抵姜畲，传闻敌人快到湘潭了，我将货物在姜畲起坡寄存同族家中，一家老小则随同余济川家往石潭逃难。船抵石潭时，石潭镇上冷落无人，附近山头已有日寇哨兵。原想去石潭逃避敌人，而敌人已先我而至。我们两家只得弃舟登岸，往石潭山冲逃避，在那里租赁二间房屋暂时住下。不久，我寄存在姜畲的货物被日寇抢劫一空，断绝了生活来源。于是，我由石潭搬回姜畲，那里有同族长辈可暂时依靠。在姜畲又遇不幸，遭逢土匪抢劫。至此，我决心率家小逃回家乡。于是，我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人由姜畲步行回

株洲，了解乡下情况，请人带路通过封锁线到达马家河。这里住满了株洲难民，熟人很多，彼此见面，分外亲切。在马家河歇宿一晚，问明去株洲乡下的安全路线。次日清早，由蓼叶洲过河，绕道去青草冲我妹妹家。原来我的兄弟叔伯他们都避居在这一带。

三天之后，我又来株洲镇上，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几家小本经营的商店在营业。日寇的高级军官住在郭家大屋，军队驻在复兴银行，宪兵队驻在万寿宫，维持会设在袁丰裕。建宁街已毁成一片瓦砾。我的铺屋虽然存在，但屋面已毁，正街的铺屋一部分已被日寇拆去当柴火烧了。我看见几个日寇开来一辆汽车，用粗绳索一头系在汽车的尾部，一头系在中孚绸布店的屋梁上，开动汽车，轰隆一声，铺屋随之坍塌。据说，街上未开门的房屋，都将被日寇拆去当柴火烧。我就从乡下请了一个人来株洲守屋，同时也替裕大请人守屋。

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殷家码头一带停泊着几十艘由汉口开来的军用物资船只，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走近一艘船边，向船主打听是否有食盐出卖，船主答以只有煤油。这个小贩说煤油也要，他就转身回家，拿来铁桶盛煤油。其实船上装载的不是煤油而是汽油。正当他们用灯照亮装灌时，突然汽油起火，一时船上的子弹炮弹齐响，汽油桶冲天轰鸣，船上的军用物资，霎时化为烟尘。

日寇犯株洲时，随同带来了一批流氓，为首的三个都是湖北人，一个名朱正清，住南湖塘，另一个名许老么，住富文图书纸庄，第三个姓陈，住裕大。他们是日本宪兵队的